



发布会现场。罗玉珍 摄

株洲作家

# 讨论一场 来自命运的雨

## ——《雨一直下》新书发布会现场侧记

罗玉珍



▲万宁

6月29日下午,在株洲新华书店神农城店举办了万宁《雨一直下》新书发布会。发布会由株洲市文联指导,株洲市作协与株洲市新华书店、株洲市演讲与口才学会联合主办。市政协副主席、市文联主席周建明,市文联联络部负责人梁荣华,著名作家聂鑫森、叶之秦、张雄文等,以及几十位文学爱好者参与,现场座无虚席。

万宁为株洲本土知名作家,株洲日报社原编委、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《雨一直下》收录了万宁十二部中短篇小说,既有对市井底层的坦荡书写,又有对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,万宁通过细腻深刻的语言表达对人性与人心的观察。李敬泽说:“这本书收藏了一个写作者三十多年的春秋秋收,万宁的写作是女性的、南国的、郁郁葱葱默默生长的,最终在沃土和集市上确证了本心。”

发布会开始前,大屏幕播放读者“女士为新书专门制作的视频,在南国稠密的细雨中,音乐与书中片段的交织让人想起生命中那些雨声降临的时刻。”

### 来自命运的雨 来自对人生境况的追问

发布会开始后,主持人黄旭阳首先提到“雨”这个意象,然后就作品中时间空间的跨度、对株洲茶陵方言的使用、叙述中对细节的把握、如何让故事更辽阔等多个问题向万宁提问。

万宁说,上次在长沙举办的新书活动,让她发现人们对雨的想象和解读竟有如此之多。小说中不休之雨的意境烘托了人物的命运,而读者结合自身的经历,用这场雨完成了诗意深刻的二次演绎。关于雨这个意象,评论家余瑞曾撰文说:万宁笔下“雨”的意象绝非自然现象的简单勾勒,其背后构建起的是一套极为深邃且完整的象征体系……

“滴滴答答的雨声几乎成了一种幻觉……站在那儿,眼睛里只有窗外飘泼的雨,雨水顺着玻璃狂奔直流。”这些作品里,雨成为一个潮湿或淋漓的背景,雨渲染了人物复杂的心境。万宁观察到一些生命中突遭风雨、停滞不前的际遇,雨的降落是人无法阻止的,人只能采取办法,躲避或奔跑。《雨一直下》这篇中两位处境困难而一直抗争的女性,身外就笼罩着阴魂不散的雨,这种雨也可说是人的命运。

命运是变化的,变化是一种恒常,而无常是一种正常。万宁在这种黏滞的空气中思考,思考一直降下的雨,对某种无奈境况发出持续不灭的追问。但她说雨终究是会停的,因为一切要继续往前走。

### 真实的声音 与真切的语境

回答完“雨”的问题,朗诵用独特的声音演绎了一段书中的场景,声音的起伏与音色的转变之间,仿佛进入舞台现场。

小说是有声音的,黄旭阳说,这部小说集对方言的使用提升了语言的质感,比如茶陵方言“打飞脚”就很真切,有一种小孩奔跑般的灵动感。万宁说,小说由话语组成,内容要与语言的风格一致,她在茶陵县生活了8年,在描述那时那块土地上的故事时,场景、人

物、语言氛围都是茶陵的,方言句子会很自然地蹦出来,会更符合那种语境,使作品看起来和谐自然。

在这本小说里还有一些很“株洲味”的表达,比如“少管空事”,在普通话中是“少管闲事”的意思,不同的表达构成不同的语境。段淑芳说随着写作技术的创新与表达方式的个性化,让更多的散文看起来像小说,而小说像散文或散文诗,二者很难分辨。万宁说散文写的是真实事件,小说是虚构,界限的模糊正是不同语境的艺术魅力。姜满珍谈到了作家的身份与生活,她说最初以为万宁是略有清高的人,慢慢相识后,发现她很真实很亲切。大家听完会心一笑,作家总容易被他人解读成“另一个人”,而时间与作品,能使人产生理性的判断。姜满珍朗读到一个片段时突然哽咽起来,那是一段描述母亲的内容,而她的母亲不久前刚离世。另一位读者罗珊说读完《南情北爱》后起身关门,开始大哭,因为小说中的故事与他父亲的经历太相似了,她进入了小说的情境,进入他父亲当时的命运中。这不是煽情,是理智在情绪感染下诚实的释怀。文学是触发人类情感共同体最尖锐抽象的存在,它无形中影响着一些人的记忆与未来。

好的文学使人向善,哪怕它描写的是丑陋与自私,只有真实才能让人进入人类情感最隐秘的部分。万宁的小说用真实与细致打动他人,这种细致不一定是精巧与繁复,更像是化繁为简,她的语句或许不在复杂精妙与深邃韵味中用力,而是从日常的神情与话语中进入人物的心理与命运。

### 有时候你要抗争 要在缝隙里生存

王跃文曾评价万宁的作品说:她在作品里对各种人物细致入微的深度体察,不是我这粗枝大叶的人所能及的;她能摹写各种职业的人物并道出他们的喜怒哀乐,也是她广泛阅世知人方能做到的。这段话体现了王跃文的谦虚,更贴切地概括了万宁作品的气质。黄旭阳问,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平庸琐碎的,你是如何将个人生活与宏大的时代主题结合起来的?

万宁说,个体生命很微小,时代的风轻轻一吹便不知把人吹向哪里,你要去顺应时代的洪流,有时候你要抗争,你要在缝隙里生存。我的小说并没有刻意想要很宏大地展示什么,也许你写着写着就进入了时代的洪流。

聂鑫森说,作家不是只会叙述故事,而是写人性。万宁是在写人,她是深刻的,看似是在写个体,其实是在写社会、群体和时代。张雄文说,万宁作品有深度、广度,人物刻画相当有功力。她为普通人记录了平凡的历史。这段话令人想起法国哲学家阿兰·巴迪欧的一段话:下水道是“真理的水沟”,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里描写道,面具在其中脱落,社会的伟大符号与任一日常生活的渣滓平起平坐。一方面,这里的一切都落入了平等的无差别;而另一方面,整个社会的真理都可以从中解读出来,只需分析社会不断沉积在自身底层的

那些化石即可。万宁不声不响地记录普通人面无表情一地鸡毛的生活,记录他们平凡或压抑、努力或虚无的时间,她试图用密集、平实的陈述,展示普通生活中的麻木与真实。在日复一日中,意义与浪漫脱落了,严峻的考验来临了,人只能选择改变与抗争。万宁说,当生活一团乱麻的时候,文学就出现了。

评论家贺绍俊说,万宁在公共话题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立思考……她常常带着困惑和迷茫去写,恰巧是这种困惑与迷茫让她的小说意象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。确实,在小说《雨一直下》中,万宁将迷茫与困惑放置于主角的生活,写出了姚小福和丁碧贞两位女性茫然又抗争的状态,语言四平八稳,态度坦率清醒。她直白地展示人性的复杂与难堪,她看到了人心的卑劣与无奈,也看到了他们的爱与善良。

### 勾勒真实 忠于自己的感受

叶之秦赞颂万宁很能用寥寥数笔勾勒一种真实,拥有很强的直觉,最重要的是她写东西忠实于自己的感受,没有功利心,她追求的是怀着悲悯书写一个人的命运。万宁用真实的话语描绘了童年的现场,伤感的桃林,千年的古莲和看画画的下午,讲述了林岚、全乖妹、丛简、白金汉、老隋、老陆等人的人生,不拔高,不猎奇,不审判,但怀着同情。

周建明说,万宁是一个纯粹的人,其性格与作品都让她觉得亲切。这又是一种生命的真实。黄旭阳问,像“将一片树叶放在水桶里,水就不会溢出来。”这样好的细节,是怎么想出来的。万宁说,注重观察就能发现细节,人不能脱离生活。她列举了自己创作中观察和思考的过程,旁观生活的变化,与表达参与其中。

一位大厨请教如何写好美食类的文章,万宁说,写作就像炒菜,菜做得好一定能把文章写好,写作是从熟悉的生活开始,从日常的记录开始。彭文锦说万宁的作品让他发现生活中的大笑是有苦味的。过德文说,万宁的小说有烟火味,有哲学思考。不同的评价体现了万宁创作中多面和多思的特点,她像个怀疑一切又忠于自己的观察者,这种矛盾与勇气使创作更持久。诗人梁蒙托夫说:我爱怀疑一切:这种心情并不妨碍性格的果断,而且正好相反:就我来说,即使前途吉凶未卜,我也总是勇往直前,因为除死无大事,谁也免不了死!

### 远离尘嚣 心无旁骛

万宁曾在一个访谈中谈到自己的创作:哪怕只是零碎的片段,我也会记录下来。我会去无人的旷野,在那里,远离城市的喧嚣,我可以静下心来思考,我也会去烟火气十足的集市,观察为生计奔波的人群,当有了灵感,我便会不自觉地坐到书桌前开始写作。这个时候,我心无旁骛……言语的闲适中是“悠然见南山”的超脱心境。

她说现在在乡下生活,养花种菜赶集溜狗,很有意思。她照旧去观察人与自然,观察天地间的幽秘气息,从生命的律动中发现造化的神奇和生存的智慧。我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,可能经历雨一直下的状态,但它最终会停,而创作是寻找平凡瞬间中的永恒。哲学家西蒙娜·薇依说:若我仅仅拥有当下,那我便一无所是。万宁在《雨一直下》这本书的自序中写有这么一段话:我想象自己站在二十年后的时光里,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什么样子,我无法想象,就像二十年前我没有想出世界现在的样子。

她有这种年轻的好奇和对时间的沉思,在不休不止的想象中,她会继续跑去经历无限的可能,那些东西将成为她未来的作品。

## 《攸县报》编辑部里的故事

颜家连

我于1981年底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刚刚复刊的《攸县报》社当记者,直到1984年8月,才调至攸县电视台,在报社足足干了四个年头。这份工作虽说与我在部队任新闻干事很吻合,但军队与地方有许多不同,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期才能适应。在这里我写写编辑部里几个小故事,与读者共读。

### 海鸥4B照相机

报社除欧阳蒲芳老师是专业摄影记者外,唯独我是文字兼摄影记者,其他的均是文字记者。欧阳老师配了一台135日本进口的理光配备长焦的单反相机和上海海鸥相机120相机,这在当时属较为先进的“武器”。

我手中的相机较之部队那台可换后背的胶卷相机简直有天壤之别。那时,由于相机的缺陷,为了拍摄好的角度并且不干扰被拍摄的对象,我有过爬梯接近主体的经历;有过脱掉鞋袜进沼泽和冰冷的水田去接近目标的经历;也有爬上很高的建筑物拍摄全景差点摔下来的经历……我用这样低档次的相机,竟然也有摄影作品上了省报乃至人民日报、农民日报、中国青年报,有的艺术照片还破天荒地上《大众摄影》杂志。

我拍摄的驻攸武警中队的一组4幅专题摄影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后,评为全省县级摄影比赛一等奖。省著名摄影家唐大柏撰文评价道:“《攸县报》颜家连拍摄的‘在熔炉里成长’一组四幅照片,整体图像有分有合,人物生动逼真,集中表现了一个主题,是专题摄影成功的一例,是一首无声的赞歌。”

### 小品文惹来的麻烦

《攸县报》复刊前办了几期试刊。为了吸引读者,总编和美工充分运用图文并茂的表现手法,给读者送去一份精神食粮,因而试刊期间评价反映较好。但因一篇“屁臭得很”的小品杂文,引起了一场小小的“风波”。

该文大意是:一位局长在与一伙人吃饭时,突然放了个屁,在场的有些人捂住了鼻子。有人为了讨好局长,使用右手朝局长座位处做了往自己鼻子里灌了灌的动作,并说:“香得很!”这位局长不高兴地说:“屁,本来是臭的。有资料说,假若屁是香的,那肠胃肯定坏了,不是不正常,就是得了‘绝症’。”这位马屁精被即又用手招了招,深深一闻,说:“屁臭得很!”就因为这样一个不到200字的小品文,有人对作品中的人物、情节“对号入座”,因我还兼管报社的“来信来访”工作。那些天,我听遍了“责问声”、受够了“窝囊气”、作了不少的解释工作。

其根本原因是读者把真实的新闻与虚构的文学作品混为一谈,也不排除有派性遣风作怪等等原因。

### 挑秤砣吃包子

1982年11月某天,为了趁着天晴,备足烤火煤过冬,全体报社人员在县委机关大院的球场上按每个人分配做“藕煤”任务,挥洒汗水,干得热火朝天。

这天,大家做的“藕煤”,圆溜溜、齐刷刷的。唯独有一位老先生做的“藕煤”,不是斜歪歪脑,

就是残缺不全,根本无法入炉膛取火,没有办法,领头的只能让其闲着。刘宗良先生见他游手好闲,有些看不惯。于是,出了个怪招,说xxx,你如果用右手的食指尖伸直,挑着一只小秤砣,能吃完一只包子,就允许你不做“藕煤”,干歇着。这位老先生心想,这有多难,说:“大伙听清楚了吧,我如果按照老刘的方法吃完了一只包子,我的任务就摊派在各位身上,拜托啦!”紧接着,大伙让这位老先生按照老刘说的方法“吃包子”。表演中,这位老先生连一口包子也未吃进,且被“逼”得脸红脖子粗,表演失败了。

事后我们问老刘,这是为何?他说:“由于秤砣压迫手指尖,肚腹收缩得太紧,任何食物,就是连一口水也无法再进肚了。我就是用这办法治其从不爱参加义务劳动,专治他的‘懒病’的。”大伙听后哈哈大笑,原来如此。

### 5毛钱电影票奖

《攸县报》每周一刊。按照现在电脑打字排版,只要一天一人便可搞定。那时还是活字印刷,铅字排版,照着稿子从字版上一只一只地用镊子检字,有缺字字的还需另行造字,因而仅四个版面的报纸,不加班加点,一周七天也可能无法按时出报。因此,我们报社的编辑、记者,都要在印刷厂陪同车间排版的拣字员,校对以减少差错,督工以保证及时出报。

那时还是吃“大锅饭”时期,干多干少,待遇一样。加班加点,没有奖励或加班工资,全靠思想觉悟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,为了保证第二天的全县干部会上能看得到带着墨香的《攸县报》,编辑部从总编到编辑记者几乎要陪拣字排版工人师傅彻夜无眠。

我们给予工人师傅的唯一奖励是自掏“腰包”,给他们每人发一张第二天晚上5毛钱的电影票,这样,这些工人师傅便干得更有劲,第二天天一亮便可开机印报纸了。

### 坐“小车”回报社

现今改革开放最能一眼看得见,一手摸得着的,成效最好的算是“交通”与“通信”。80年代,公共汽车少得可怜,电话是手摇发电的电话机。我们当记者的常下乡采访,不得不与各汽车站的站长打交道。有时为了能买上一张座位票,不得不给车站站长送上一包二角八分的“常德”牌香烟。

那时的公共汽车一般是在早上7点发车,下午6点钟就收班了。

有一天,我正在黄丰桥公社采访,计划当晚住宿政府招待所。下午6点15分,公社总机突然接到县报社办公室打来电话,告诉《攸县报》为配合县委、县政府的一项突击性的工作,急召回分散在各条战线的记者连夜赶回报社组稿。

怎么办?此时公共汽车已停开,电话报稿只能是天方夜谭,当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当黄丰桥公社秘书向曾达仁书记反映这一情况后,他旋即从公社农机站调来一台东方红拖拉机,专程送我回报社。

这事被报社同仁知道后,赞誉我享受了县委领导待遇,坐上了专门“小车”回报社,以致成了美谈。

## 征稿启事

### 分享您的读报时光

一份报纸是一段记忆,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叙事与艺术温度;一张剪报是一份情怀,记录着读者对报纸的喜爱与温情。《株洲日报》陪伴了一代又一代株洲人的清晨与夜晚。那些油墨香里的株洲故事、市井烟火、时代风云,是否也曾让您提笔勾画,或小心剪下珍藏?

现在,我们诚挚邀请您:分享您日常的读报时光,您是否有晚饭后坐在灯下阅读报纸的习惯,是否在江边散步时习惯带着报纸坐在长椅上阅读?如果有,欢迎写下您的故事;

写下您在《株洲日报》上读到

的最难忘的文章(如感人的社区故事、重要的城市变迁、有趣的副刊专栏);

翻出您珍藏的老剪报,拍下照片并附上您所写的背后的故事(比如:为何剪下这篇报道?它如何影响了您?);

分享您在《株洲日报》的特殊缘分(如:某篇报道改变了您的决定,或您曾是报纸上的“新闻主角”);

纸张会泛黄,但记忆永远鲜活。让我们用文字与影像,共同拼贴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!

投稿邮箱:zzkwy2021@163.com



发布会现场。过德文 摄

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